

代更

猶

存於山

不知何處

考也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

謹

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

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  
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





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  
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  
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  
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

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  
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荅  
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  
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歎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

之太宗。不過二霸王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莽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

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紆百姓之恨。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况於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

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



馬市之議則卒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

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言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言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

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名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市馬一開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

鎮之責者曰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蓋  
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  
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  
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  
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  
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  
之苦人人有一亂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  
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  
為盜又烏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  
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  
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  
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  
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矧目中又奚有乎我哉  
此耳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大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

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知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亦窮。

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能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

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  
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  
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  
彼之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  
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  
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  
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食之欲  
可以馬市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

駁

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  
謬一也有曰方今急於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  
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  
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  
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  
之擾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  
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  
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  
馬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



訪夫謂之

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来。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所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終不来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

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

中國。市馬之利。烏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比晉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使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

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抑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言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

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



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  
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  
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  
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  
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  
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  
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

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  
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  
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  
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  
事權既不在我時勢既已鶻突有欲謝重擔於  
人而無由者恐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  
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  
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

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策。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

者之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厭。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於  
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  
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  
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乃肆意瀆奏好生  
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拿  
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訖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  
謹

奏為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  
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  
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

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  
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  
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  
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

誦誅賊臣者。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

專於胡虜凡有害於

和擾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  
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

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  
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  
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  
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由



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撻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慈又冀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肆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

顧美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於

皇天

上天恐女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

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

叛

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革不得干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

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此求功名  
聖人不看

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

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

種鴉容或  
用之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

肯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子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一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出向於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於彼之撥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

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  
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  
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  
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  
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  
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  
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  
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  
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

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



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  
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軍有  
武選司吳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  
世蕃子也隨任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  
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  
濫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  
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  
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  
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  
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  
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  
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  
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  
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  
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  
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  
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  
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  
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放肆者恃有嵩  
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  
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  
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  
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  
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  
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  
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  
宜為主勦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紆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

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曷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誣乃

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  
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之黜陟者

人尤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奉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  
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  
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  
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所以  
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  
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  
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

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  
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  
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  
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  
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  
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



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  
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  
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  
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  
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  
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

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  
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慝懃者雖貪如盜跖而亦薦  
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  
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  
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  
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

縱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  
下所以皆尚乎譎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  
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女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

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

伺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款戲之聲遊  
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  
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

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

文華為通政使凡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

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

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

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未文華停番五日方

上故嵩得以展轉披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內

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

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

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

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

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

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

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

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與同類泄露孤立而不忍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遂然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

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  
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  
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  
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  
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  
况邇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

至此楊  
肝膽  
磨直  
伴鬼  
號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  
知其萬不可也日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  
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  
惡家業零落幸復公職方纔一月臣雖至累非  
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  
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瘁



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  
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  
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一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  
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

罪以正

國法。輕則

誦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

賊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况

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  
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頸梟其  
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  
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  
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  
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  
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  
具本親齎謹

奏奉

聖旨這厮因謫官懷怨捱拾浮言恣肆竄奏本內引  
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  
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又刊書

方可著

元柄政者

心開口易

嗟乎如是

石吐回獲

仁見哀音

附宜人張氏請代死疏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為籲天乞恩願

代夫死事臣夫原仕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

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仰

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至所親

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詠發狂

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臀肉兩片斷落  
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  
濡汙日夜籠絙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  
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  
次奏請俱蒙

待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

奏請題奉

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下

臣仰惟

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未咸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  
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與  
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一



詩

節母貞女詩并序

節母楊侍御匪后夫人祖母貞女其祖姑也

世之論者皆以天下國家之責屬諸君子之身婦  
女若無所與焉者及觀斯傳然後知責之在君子  
者雖婦女亦足以盡之故張母之不忍忘其夫而  
守節終身張女之不忍棄其嫂而相從不嫁以至  
於死凡以各盡其心焉耳然而邦之風化世之  
運時之貞祥恒必因之則其所係也不亦大乎謂

之無與於天下國家不可也夫姑感嫂節而貞志  
以決嫂為姑貞而節之守也益固相觀而善夫用  
如此苟事君者能如母之不忘其夫則天下皆忠  
臣矣與人者能如姑之不棄其嫂則天下皆義士  
夫忠臣義士遍於天下太和將在宇宙間矣則其  
所係也不為尤大乎以又係於觀感者何如耳誠  
願與君子共勉焉噫世之號為大丈夫者願豈可  
自喪其志自虧其節反婦女之不若也乎哉謹成  
小律聊以表厥行而樹之風聲若夫書之以詔後

世則猶有太史公在

母為姑存身未死姑因嫂節老空樓萱堦花泣百年  
淚添室人含萬古愁寂寂風侵機杼冷陰陰月暗鏡  
臺秋從來多少冠裳客音似沂陽婦女否

送劉蘇涯鄉兄考績北上

春樹蒼蒼春浦晴紅亭黯黯送霓旌留連鳥語憐人  
別荏苒楊花共酒傾桃塢雨餘香氣合錦江湖盡浪  
痕明烟浮曉巘噴玩碧霞逐征帆縹緲輕牛渚曲通  
瀛海澤緜峯迥倚秣陵城月高鷗在鏡中宿溪漲檣



疑天際行牛野分星驚太史燕雲如幕覆神京楓宸  
報政恩波潤椿座稱觴彩袖輕知己漸隨流水遠  
愁端與削山平論交每惜松顏落折柳應悲雁序更  
旅病偏因歸客劇夢思祇為故鄉生送君惟有東風  
淚點點沾巾無限情

送萬楓潭少叅山東

二月江南氣尚寒石頭城外水漫漫雲連削壁千屏  
合日暎離觴兩鑑看近渚尋花香細細傍人風柳絮  
團團聖朝此際求言切補牘還思舊誅官

挽任侍御乃尊

四川巴縣人

巴國指南思定祖九真遺澤長孫留琴室藪合乾坤  
老篆水烟橫天地秋寂寂寒雲覆隴樹淒淒踈雨暗  
江樓欲知身後流芳遠今日龍池有豸頭

又代作

生芻廬外悲風鳴一曲哀吟萬古情五友亭開山樹  
暗三槐堂寂月華明巴人淚落嘉陵水澄野歌連上  
蔡城公先澄縣尹後海內知公身不死南臺伯雨振  
家聲為上蔡尹故云

送史沱村考績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烟千里孤城暮。寒雁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官前宿近中台。阿戎詩禮趨庭後。為道雷門指日開。

乃即嘗從講舉子業

云故

又代作二首

又代作二首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嘆沉浮。悠悠月笛山城。漠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孤舟。他鄉正有思歸興。况復征旌出石頭。

其二

官閣不傳遷轉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驄老人猶識舊。泣珠還今始知征雁迥。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旌移。彤庭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

台斗光芒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合。天入燕雲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八座肅千官。彤庭舊識尚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又代苑翁大司馬送王公



風送老鶯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  
近玉劍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鼎席百年禮樂戶  
春官相逢若問留臺客為道思歸鬢已殘

壽太常汪春谷母七十大死師翁作

南極星臨衡岳動北堂萱暎瀟湘明漢宮瑤軸封仙  
檢塗水梅花照楚城海日蟠桃開壽域天風青鳥下  
蓬瀛金陵江夏隔千里西望白雲無限情

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七載青氈多士服九重紫詔五雲開熙城桃李今春  
雨渭水魚龍驚夜雷悵望德星辭壁野相思明月照  
秦臺絃歌慢奏別離調衰柳西風無限哀

同門生五十人游卧龍山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况復陽回宇宙清野樹含烟迷寺  
迥晴山被雪倚雲明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色暮重門深鎖貫城寒東風錯認玉候  
院誤送飛錢落枕單

關煞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  
計塞外誰人築五城

其二

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篋中  
藥待得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

天意昭殊節犴庭產異瓜可憐成落莫徒自吐英華  
踈蔓牽瑤草幽香雜瑞花蒼生懸望切何事思烟霞

其二

及獄半為家真同故里瓜行藏俱夢幻悶寂亦繁華  
天遺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心久已息即是烟霞

和商中丞朱葵二首

寂寂朱葵著意栽杜投情景自徘徊每因藥露含珠  
泣恐誤傾陽帶曉開踈影風移搖夜月晴烟雲擁覆  
西臺幽香暗度重華殿時有游蜂送雨來

其二

著意葵花斬草栽暫時相對且徘徊百年殊色因誰  
瘦萬古丹心向日開不共群芳發上苑却憐異種出



燕臺老天似惜傾城苦欲借天桃雨露來

再次

檢點紅芳荷雨栽平分清景共徘徊醉傾晴日翩翻  
舞笑領天風次第開吟席珠璣超翰苑德星芒彩動  
天臺西山不減東山興佳事還隨花事開來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因見教作此和謝

逐日課程惟有睡百年勲業本無心  
聖君賜我安閑地好做羲皇世上人

又和

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死是吾心於今只合昏昏  
睡笑殺當時勲業人

又

踈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  
照恐落寰中第二人

賀獄吏孫東渠母壽

予以狂瞽被責下獄幾死者屢賴東渠子左右保  
護於其間其不屈權奸扶持善顛迥出尋常為  
矣乃堂家書來又諭東渠加意於予中間辭語有

名公大人所不能道予感其子之德而嘉其母之  
賢也仲秋十二日適其母初度因作拙律以贈之  
觀者尚其諒予之心乎

南極星輝萊嶼動北堂萱映海天明百年花老秋風  
冷千里雲孤暮樹平赤圃生烟迴紫氣青鸞傳詔下  
黃城題詩增我班裳恨幾遍停思無限情

送宋司獄致仕

名秀山東寧海州人

共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幻枕俱為  
夢歸去此身方屢君昏夜法星辭帝座秋風行色動

乾坤西臺多少含冤者一聽離歌泪滿巾

獄中紅苔

寒柝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  
紅盡是涓囚冤泪血

朝審途中口吟

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  
士可憐長板見親王聖朝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  
過漢唐性癡從來歸視死此身元自不隨揚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  
易始覺前時大半非

九日崑峰賜飲擬和劉靜脩先生九日九飲韻  
體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屬中和醉鄉能發天然  
樂况復幽人情興多

其二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娑四時佳興俱堪  
賞誰道當秋百感多

其三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予多此身不是乾坤  
蒂留我蒼天欲若何

其四

四飲須聽第四歌傍人休咲醉顏酡曾經雪浪翻天  
湧風落盃中漫起波

其五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間中看破瓦  
殼聚散浮沉總太和

其六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柰吾何片雲忽暗樓頭  
月只欲凌虛一拂摩

其七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  
意咲爾高秋柰我何

其八

八飲自驚酒量過踈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珠  
酒却恐醉來語更多

其九

九飲渾忘披翠簑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  
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獨憐黃菊對霜看東君不與花為  
主一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代人題號

雲穿石榻丹書濕亭枕泉崖白晝閒樽酒相看渾不  
厭知君原自見真山



其二

萬里風烟何日盡。百年宇宙幾人間。春來應有桃千樹。休認天台作故山。

其三

市朝自有武陵趣。一息無心一息閒。得意不須登華嶽。樽前卷石亦青山。

其四

雲烟收盡酒卮閒。風靜一簾明月閑。不解紅塵尋遠壑。慢將詩思傍青山。

小雪

破窓不柰西風冷。况復蕭條一敝裘。踈雪飄殘憂國泪。寒更敲碎貫城愁。悲歌勞擾慚燕士。坐臥溘忘是楚囚。四海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何求。

賞功喜作

踏碎塞城誰問罪。深居台閣亦加封。聖明恩潤同天地。不論無功論有功。

雪晴

踈狂忘却一身憂。思入蒼生始解愁。萬事無成憐我



拙百年有限情誰收每思北闕開宣室羞對西風泣  
楚囚且喜陰雲薄欲散依稀遙見鳳凰樓

夜感月有懷

鎖合西臺烟霧浮孤燈相對夜悠悠寒欺草榻涼如  
洗風捲星河動欲流報主獨憐成孟浪論交誰復  
憶同游相知舊月情如許猶自偷穿入氣樓

寒夜和敬所韻

乾坤一草閣宇宙半胸襟宿雨千年泪明霞萬古心  
踈燈暗客夢佳興帶愁吟肌骨渾如鐵寒威任爾侵

觀新曆

鳳曆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  
夢識破塵寰半局棋

大庾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朔雪滿皇州烈：悲風暗鳳樓吹合凍雲寒欲  
雪蹴低霜幹鳥應愁百年執法歸廷尉四海何人憐  
楚囚聞說右軍曾遠寄蒲葵珠玉莫空投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

相知每恨未相識聞說遠遊情更親曉日初分溫室



樹石。屈先度。偃城闈。稀微殘月。明霜劍。客幕孤烟。逐  
晚塵。野鳥迥。隨征旆。沒。客袍猶帶曙光新。東觀海氣  
冲。暗漢南。望嵩雲。接紫宸。避俗祇應求。夷隱此行原  
不為家貧。河陽桃李。蓓蕾合洛渚。魚龍變化均。羶榻  
謾勞悲冷局。清朝亦自重。儒臣心旌搖。落懸雙泪守  
拙。支離愧一身。君愛寒官儂。愛死古來天地幾。痴人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難合終身不相識。亦  
有意氣相孚。若素交。烏者蓋趨向之同。與不同。故  
耳。觀海張子予。雖未知其為何人。然自予下獄

素相與者。或遠避以示其疎。詆排以忌其狂。間有  
下后肆毒。以取悅。邀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  
問不絕。奔走不逮。主張於公議。群聚談論之間。雖  
時俗牽暢。以重視不恤也。視素交者。為何如哉。今  
之任偃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深。而悲其相違之  
遠也。遂為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傑。俾得  
行其志。乃濫及予等。闖茸者流。不使正人君子。相  
與以共濟王事。固隔絕阻抑之俾。離其群。而索其  
言。良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以迹。各盡其心。以

不自靖雖終身不相見可也否則此言之贈祇貽  
泛交之譏今日相知之義將不為他日相見之羞  
乎言至於此又不覺其發狂

劉司獄考滿索詩口占以贈之

報最歸來寵命新聞若何以荅楓宸閒中檢點案頭  
簿三載平反多少人

至日早醮偶成

夢裏忽聞長樂鐘自驚誤却上新封覺來月照西牕  
白寂、柝聲雜曉春

族兄東城親家鶴峯獄中賜顧同宿二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游乃倚  
玉百年骨肉更相知追談雲雨如前日品第親朋異  
昔時明月不嫌草榻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晴烟亦逐陰雲  
冷詩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  
傷神邊陲戎馬中原盜惆悵羞稱自靖臣

辰寅中丞少峯和徐龍灣韻



憂時分外聞何事因西臺君為河山死誰悲梁木摧  
法星仍近月此日獨憐才魂魄心猶壯奸諛骨已灰

其二

夷夏欲交驩書生虛將壇可憐當日獄乃爾借星冠  
白晝燕山暮紅雲渭水寒他年麟閣上遺像許誰看

其三

燕囚羞對泣梁獄共蕭騷功業半塵土秋風一羽毛  
雲連寇老竹星暗呂虔刀遙憶瀟湘水悠悠咽楚豪

其四

吁嗟成永隔生死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勲名宇宙間  
孤魂憂國淚萬古鎖愁顏胡運將衰絕燕然未許攀

微雪有感

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應多祥瑞詩眼底餓犬寒欲  
死來年搃稔濟誰饑

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良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  
母孝情不似爾情真

小兒索予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

號

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前騎馬者轟軛烈萬人看  
懷鶴峯東城因寄

屋梁落月應懷我春草池塘更夢誰記得別時懸淚  
眼佯為笑語怕相思

其二

以惜離群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從今憶弟休憐  
弟又恐別時勝此時

聞有送贈與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祈雪祇

風不塵

再入天台雲浦開金丹一粒脫凡胎逼人嵐氣浮眉  
宇聞自神仙洞裏來

其二

風捲寒雲落照斜郊原無日不飛沙可憐萬里瓊瑤  
雪化作銀盃散宦家

元旦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是春幾度丹心連血  
嘔敢蓋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



有社在不妨仍泣獻跼無計達楓宸

元夜獄中自製素紙燈籠獄卒以無文彩索詩

賦此

風蹴水晶碎。綵聯珠翠浮。何如皓。月是我大燈毬。

其二

有月何須燭。無雲不怕風。借誰竿百尺。光照九天中。

和鳳洲王年兄詩韻

未酬拚死恨。虛負再生身。和淚原非假。誼書大似真。  
寒收燕谷夕。烟鎖漢宮春。擾。欲投石。君何相問頻。

立春和予山韻

殘雪禁春亦不遲。晴烟送暖入簾幃。香飛別院海初  
發影。過新痕日漸移。風捲寒雲山曝。画晴歸定樹烏  
吟詩。年來踈懶澁佳句。欲報瓊瑤媿項斯。

送徐龍灣審錄江南

寥落雲司庭半虛。有功此去更何如。西臺月下幽人  
榻。南國星隨使者車。寒雁不堪雲填夕。秋風况是葉  
飛初。秣陵若遇相知問。為道踈狂病未除。

送李東明審錄北直隸

長望宛旌拂曙暉。嗟君此去故人稀。南山判草更誰  
易北極恩光伴爾歸。晚樹喜承新雨露。春風醉舞舊  
班衣。漢廷此日須元禮。早促仙舟赴帝闈。

苦冷

凍日摧寒色。狂風送冷塵。慢愁衣服薄。眼底是陽春。

其二

彤雲迷白晝。涼落暗風塵。宇宙誰知己。園城別有春。

其三

寂門常掩素衣無。緇塵誰吹鄒子律。寒谷欲回春。

有感用前韻

短髮娑婆烏布巾。分明天地一狂人。憂時淚應空歌  
落報。主。狂。帝。宇。宙。新。夷。虜。共。傳。知。有。我。孤。危。不。死。  
豈無神寥、勳業將蓬鬢、虛負當年獻納臣。

和趙兵馬海壑韻

殘魂零落又經年。盡日悽然掩淚眠。啼鳥似憐人寂  
寂空樓獨對月。娟娟死生浪寄乾坤外。勳業虛思大  
嶽巔。還草萬年書欲上。踟躕何處是堯天。

題郭劍泉歲寒松栢卷



君去霜臺無御史君來秋省有刑官百年節操惟松栢休負當時舊歲寒

松栢雖歲寒不凋然色視春夏則少異矣及至春夏欣然蒼翠若與桃李爭芬芳者視歲寒時又異焉不知歲寒之色為本色耶春夏之色為本色耶則松栢者固隨時異矣然則吾人之操當出乎松栢之上可也劍泉山立之操故常變合一松栢惡足以擬之耶

送張對溪之任廬州

我期玄素回天力何事赤符此日行幾度為親焚詔草百僚忌爾著時名鶯啼秦樹晴烟暮旌拂廬雲曙色明若遇迢然同志問為言終不負平生

次梅軒韻

梅軒詩贈隨吟謝之

一點丹心一點忠竹花難入萬花叢年來不見青松友獨喜晴梅相映紅

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

惡事先傳慮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鴉聲好野龍毋勞噪夕陽

八 屢示災變塞口不言少見祥瑞上  
表爭賀鵲之類也有愧老鴉多矣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羅啼鳥亦知隨世  
變鴉鳴何少鵲何多

因前作論鴉鵲二首

宇宙到頭俱夢幻生人何必嘆雲泥踈狂見慣榮枯  
事鴉鵲從今俱慢啼

其二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  
彈且向雲山深樹棲

東岡又代作

臨漳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成東  
翠律山岡起寂寂空谷絕塵埃翠藹林巒非一狀懸  
崖削壁列屏障奔騰萬馬下天空俯懷萬寶息雲帳  
鬱蒼蒼竹樹半晴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峰曉掛扶桑  
雲礪壑松風日夕聞冥冥雲封群嶼暗細細泉流百  
道分晴月映蘚壁岩花醉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冰  
雪下有烟霞萬頃之氤氳君生鍾此岡之秀下應嶽

息玄宿陟頂雄觀宇宙間目隘八極如區囿若



居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聲又不見南  
陽岡上臥龍起興復漢祚垂青史羨君青瑣舊知名  
十年已償林泉盟如今胡虜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干  
城勸君早展籌邊略休殫區、山水情

苦陰雨

雲黯黯、兮鬱愁結雷隱、兮哀怨絕雨潛、兮血淚  
下水冷、兮悲聲咽鳥亂啼兮憐人苦花零落兮誰  
是主欲深入兮無永穴欲高飛兮無翰羽捫曾問心  
心轉迷仰面呼天、不語混宇宙兮不分藹烟霧兮

氤氳西風起兮天霽掛遠樹兮夕曛聚還散兮暮雪  
平晚復明兮日初晴何時回怒兮天王聖明

題梅軒號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  
好梅花雪花相映暉孤根深托雲石裏天與清香豈  
偶爾不向春光藉豔陽寧隨上苑爭桃李老幹雪鋪  
翻助清層冰萬丈影涵明幽姿皎、塵埃絕瑟、逼  
入冷氣生萬樹叢中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條然  
遠嶠牽風起吹落乾坤草木香一枝潔素羞粉白娟

娟月姬着新裳一枝黃萼梁園發攢金綴栗色微茫  
一枝朱英丹換骨錯認天桃帶淺霜一枝紫莖蕾初  
破曉霞飛落緋衣傍一枝同心並頭開晴沙酣睡雙  
鴛鴦踈影籠月瘦骨挿天勁梢穿石枯隙歲烟鶯蝶  
不相識風雨更嫵妍冰葩凍蒂應難落一任淒涼羌  
管弄前川古瘦清香原太始品題群花更無比一段  
幽閒惟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羨君孤梗迥絕俗松  
花如人人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愜衷曲  
樽酒相看花解語似促早上金門去尚家玉頰和羞

材休為花神滯野墅花落結實調鼎春烹來端可薦  
楓宸惟願分種千萬山以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刊詩二首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楊忠愍公遺集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

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  
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仕女觀者無  
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為慶天人之交與何昭  
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  
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為用賀二三子感戚相謂曰

謂為倉  
生之憂

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  
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  
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嘆曰。先  
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  
於喜。夫喜則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  
憂則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  
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  
然憂有一已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已。則其憂  
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

此為文止  
其憂矣

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  
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  
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  
固有所不容已者。况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  
極乎。是故或繫天下之根本。或繫國家之安危。或繫  
正學之廢興。或繫世道之升降。或繫綱常之脩墜。或  
繫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盡數。  
賈誼所謂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  
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



一如

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為已之憂。其既也。以已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筵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唯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啟其矜喜之端哉。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 代龍湖公作

嘉靖二十有七年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生長在秋八月十有二日。公之德澤在人心。聲名在天下。凡知其壽辰者。孰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是心而未敢盡。魏國公某永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者也。於是協謀所以壽公者。而請於予曰。自苑洛公來掌留機也。凡政之重且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貽我二人憂。賴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徵咎。

於上下深幸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恩無足以為  
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颺言曰大  
臣之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  
二者備而後享年可以有永公之壽其德以為之基  
者夫人之所共知固無俟於言矣而天之所以畀之  
者豈偶然哉佑我

皇祖眷我

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陵  
我

高祖創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繫我

文祖雖坐振幽薊尤以之為控制南都之樞其為地  
至重矣非有隆德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  
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保綏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  
宗社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  
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

皇上雖垂拱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  
其托於公之身蓋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耳其在今  
日宣德意之美嚴封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



功藩屏王室則公一人有大責矣

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候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候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故為之繕乃城隍練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制而祛其不臧剪除其惡而綏輯其衆俾留都之民復國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以寧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天欲永我

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弘其化天欲相我

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下蒼

生於治且安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故為天下而壽公之身終而以天下之壽繫於公之一身故必壽公而藉以壽天下國家之大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誠不偶然也昔者成王命相周公置諸左右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及定鼎洛邑乃出王朝而命之留後者無乃非專任也乎蓋鎬之與洛厥重惟均其在鎬也成王得而治之而洛邑之重則非周公莫可與寄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永而稱周公培養洛邑之功不衰今

日之金陵不異於周之洛邑也而其所以推任乎公者亦不殊於成王付托周公之意則公之壽我國家於億萬年也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周公之居洛也系易研精有以壽道學於不墜而公於勤政之暇稽禮審樂索數衍圖凡前賢之所未發後學之所共疑者悉闡明之其所以壽道學之功又不在周公之下矣至是則天之所以畀公者非止為天下計抑將為斯道計也二公知之乎於是魏國永康拜手稽首曰始而知苑洛之壽有益於我二人而不知有益於天下之大繼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天下而不知斯道之命脉亦繫之而今而後始知苑洛公之壽其所關者誠甚大也請書之以贈

壽緯苑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繫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畀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為明道之事畀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為夫行道之責則其所繫者亦偏焉矣爾我苑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



之興恒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  
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已也為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  
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  
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  
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  
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  
之矣其以天下為已任也越在內服弼亮率下越在  
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強藩  
恬服夷虜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耳目天下之所

賴以為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  
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  
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寧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  
屢之則所以繫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

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  
相望斯道之興也以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  
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  
中藏毒忌闇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  
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

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為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為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其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尋憂游暇豫沉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脉者皆以先生為首稱則所以繫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啓斯道之

傳於不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繫天下斯道之重故為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繫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畀之者固為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脉聞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脉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欣欣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燦然步履強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



可必 大夫以是而壽烏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  
可以年數拘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  
生之壽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  
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為天下之壽可  
也為斯道之壽可也謂天下斯道之壽即先生之壽  
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盛  
而門下既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  
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祈躍謹書

壽徐少湖翁師文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  
相勉倦、相成之義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  
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  
自然固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  
若以此為壽則夫簾肆掘巖翁伯張里哆頤冥蠢懷  
殘秉賊者龐皓威蕤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  
此以往即絕景吞響烟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  
惟夫修諸己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勲業赫耀垂諸  
後者 謨煒曄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終始夫是





曰立 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  
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  
壽之興也言壽之華也即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  
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  
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  
德不揚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  
壽報

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

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

之能居之以恒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  
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崙勒伐金冊三  
者垂萬年不朽壽即享萬年不窮而瑣々年數之末  
訖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筭之短長畧行誼之臧否急  
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  
隳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為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為  
固知夫子必不爾為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  
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  
責付 天子之身則所以壽于格者不得不錫之以

有永 可俟門弟子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  
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  
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  
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  
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  
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  
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

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  
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  
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寃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  
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  
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  
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  
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  
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  
之作 心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



故律 舜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述變  
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  
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  
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  
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  
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  
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  
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  
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

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於  
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  
一足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  
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  
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  
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  
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  
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  
在數 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

故先。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  
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  
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  
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  
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  
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  
不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建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

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

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湊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

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

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

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

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

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

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

節。則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



修、皆  
必、生  
力、守  
且、又  
愧、也  
錄、也  
或、若



荷之。此內無所籍外無所資。然獨立狼狽無  
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踈則群議紛然  
而起。凜凜為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  
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  
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  
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下之至難者  
與。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  
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波之傳。許子少華  
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守節中

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

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

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

婦人者。鄉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

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歎。而節義之易者。大

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

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

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慝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

以無。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

足○以○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也○足○以○壞○天○下○  
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恥○今○之○人○其○所○為○  
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  
其○母○徒○歌○詠○婦○人○也○乎○

題兩洲王老先生誥命咨引

惟二十有八年春我兩洲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三載  
考最

帝曰都哉朕嘉乃丕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僉議請  
以翁代

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冢宰論翁最以當進階  
誥贈推恩三代請

帝曰欽哉惟時宜叙乃功爰進翁階為資政大夫贈  
先淑人為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  
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  
也及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  
盛贅言於末盛於翁為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  
稽首颺言曰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  
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



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為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患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於忠孝否耶惟天純祐我

國家故賚翁為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為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警也是故惟翁之忠在朝著惟翁之孝在家庭惟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

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必軸以懸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誥贈之典者蓋欲其觀綸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視贈秩之崇即先人之常如有見耳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答者自不容一時之少解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為忠孝也亦

有間矣翁之忠孝出於天性而其所以不忘者夫豈  
有待於此抑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子孫焉耳是  
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  
為無窮而其忠即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  
以顯之者為無窮而其孝即翁之孝推而萬世臣子  
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即翁  
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  
夫既盡其已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  
謂翁之忠孝為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  
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后昆  
暨群屬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  
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縕絮致滋  
美勤定省祇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  
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為之易耳乃  
若遠從王事時當慕若非真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  
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克獄椽予以排奸繫獄



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即垂涕飲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藹如也今既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為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於此者夫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

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願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存乎君親則鞠躬盡瘁固忠也逃迹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

子况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予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為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為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為臣者以彌縫為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為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踈而盡忘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勅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為之引曰為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



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  
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  
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  
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據君以身殉國匡  
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  
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  
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  
然錫子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  
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為  
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已勤以趨事誠以御物  
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  
則汗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  
息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  
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  
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學一道也但世  
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

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  
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  
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以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  
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  
非為國為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  
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祛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  
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  
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留於秋官  
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  
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以矣何幸於  
梅軒有望乎

介軒說

介安從生、於吾心之義、又安從始、於在天之  
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  
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為之質  
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  
乖愾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  
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



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與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烏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爲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省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

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與繼津兄書

承問足見兄為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為衆悅服今本部既東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為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

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為又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為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圍將何以為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



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  
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  
兵事兵部叅劾故杜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  
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  
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  
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  
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為  
此者盖一念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  
幹天下之重其如何下手如何收殺事成如何

書



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  
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  
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  
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  
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  
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  
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  
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  
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

馬



馬

嗚呼猗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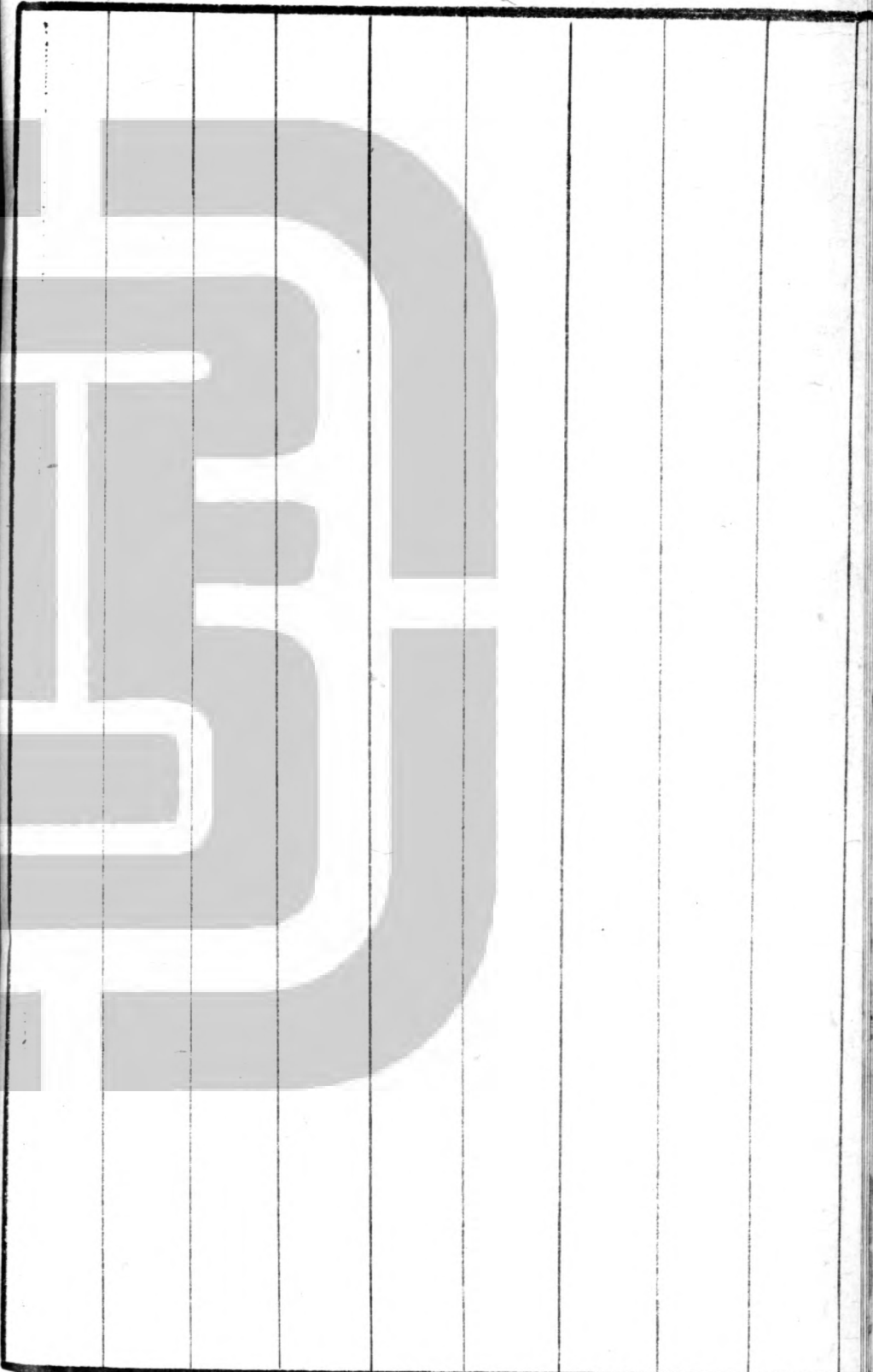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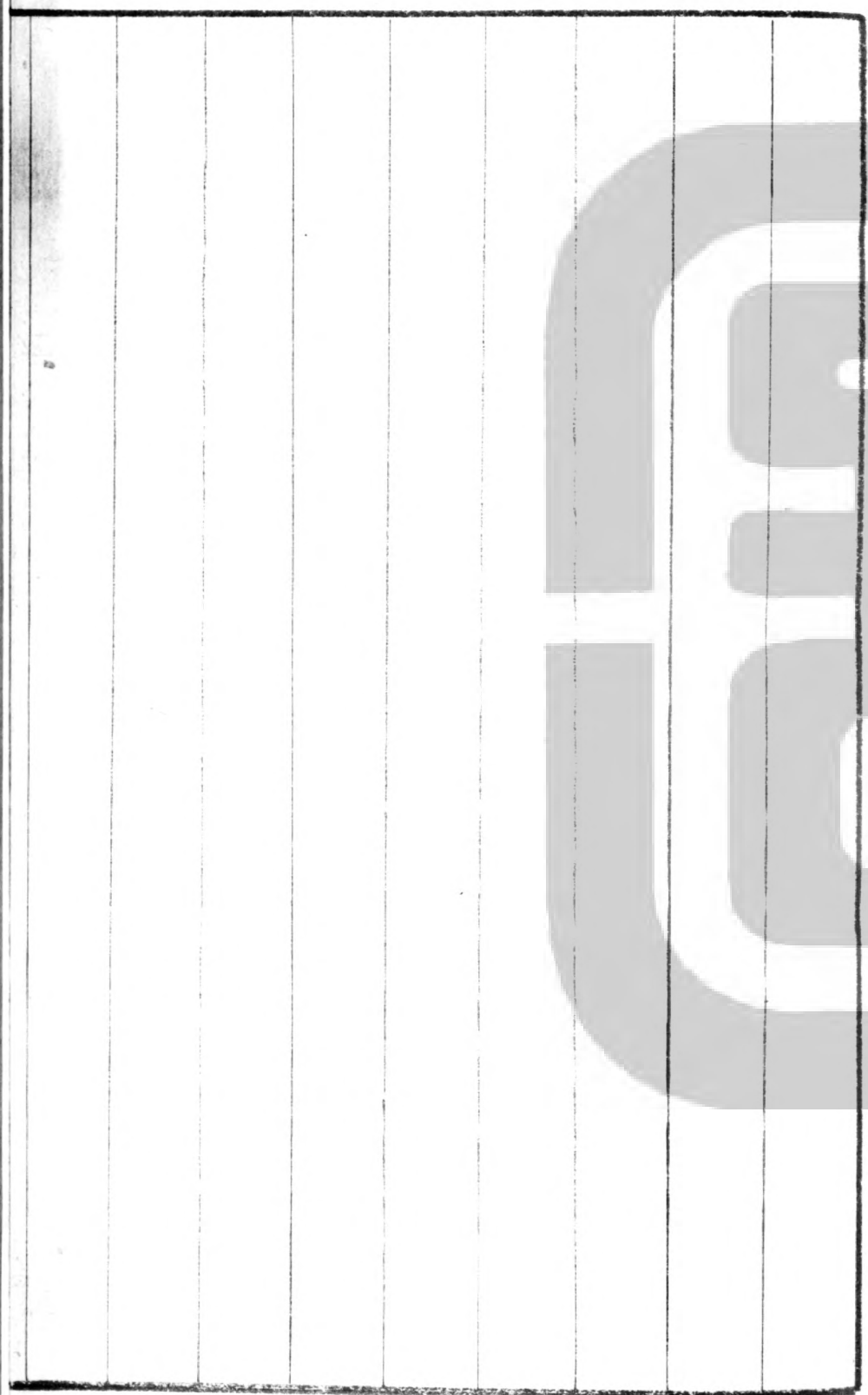
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園土舉世踴  
公憂惻遣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為知音西望悵然  
涕淚沾巾乃為之歌曰松雲慘、兮悲風烈薤露淅  
淅兮芳草歇寧山寂、兮寒烟滅易水冷、兮波聲  
咽郊原茫、兮玄廬結松楸蒼、兮若木折追悼哲  
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芻兮奠短碣

祭易州楊五文





P150 下半页及以后缺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bleed-through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



